



编者按：自2017年以来，我区组建了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坚持党建统领建设两大生态”“投入新时代拼搏谱新篇”“治乱疏解建高端”四支区级百姓宣讲团，组建“老干部讲好故事”“人民好检察官”“石景山榜样”等宣讲分团。宣讲团中既有党的十九大代表、基层优秀女公安干警，也有辛勤的环卫工人、在校中学生、拆迁一线工作人员，还有退休老将军、社区普通居民等，宣讲员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身边人的故事，宣扬各行各业的典型人物和事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份特殊的爱

姜伟

我叫姜伟，是石景山区五里坨医院精神科二区的护士。我宣讲的题目是：《一份特殊的爱》。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嗓子有些哑，我不是感冒，也不是天生的哑，其实不光我的嗓子是哑的，我们这儿的护士嗓子都是哑的，因为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要喊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就是我们这么的喊，他们有时候也和听不到一样。

我19岁从卫校毕业，分配到五里坨医院精神科，成为一名护理精神病人的护士。说实在的，那时候虽然我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可见精神病患者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的心里还真害怕，有点后悔来这个医院。有一次，带我的老护士在给一个患者发口服药，可突然这位患者没有任何征兆的一下子把药拽在老护士脸上，上去就是一脚，破口大骂：“你给我发的什么药？你想害死我吗？”我当时真的看不下去，有一股想要上去厮打的冲动，心想：这什么工作啊？我以后也要这样？可带我的老护士一点都不生气，还是那么耐心地给这位患者解释，仔细地重新为他准备了药物。在老护士的耐心劝说下，这位患者和平地吃了药。老护士看出了我的心思，跟我说：“小姜，他们是病人，在精神混

乱的时候，是知道自己都干了什么。如果，他是咱们的亲人，你还会生气吗？”老护士的话让我想了好久，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慢慢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护士，在这个特殊的护理岗位上，把这份特殊的爱献给了这些特殊的病人？因为我们的护士早已把他们当成了我们的亲人。

安鹏，是个16岁的小伙子，得了精神分裂症，刚来的时候，每次给他护理，他都从不配合。这天早上，我把早饭给他端到床边，他一把打翻饭碗，还往我脸上吐了口唾沫，大喊着：“让我回家！我要见我爸妈。”我擦干脸上的唾沫，同情地安慰到：“咱先好好吃饭，吃完饭，爸妈就来了。”他根本不听劝，随手拿起一杯水泼在我身上。我继续安慰他：“这样，我比你大，你就叫我大哥，什么护士不护士的，以后咱当哥们儿处。”经过几天的耐心劝导，这小伙子终于可以主动和我聊天，并配合吃饭服药了。他的父母看到这些变化后，两位老人脸上的皱纹都伸展开了。其实我的心里比他们还要高兴，看到我们的工作使他们的家庭又一次燃起了欢笑，还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精神科护士欣慰的吗？！

我们医院经过不断的建设，已经成为二级医院，不但门诊设施配套齐全，治疗和护

理条件也不断提升着水准。新来的护士都要经过老护士“一对一”的传帮带，不仅要熟悉各种精神科护理技巧，更是在心理上进行平和的训练，更多的是老护士言传身教的告诉他们如何树立起把病人当亲人的意识。

头两天，我们科又来了一名患者。他一进来，就吓了我一跳，身上那股难闻的气味熏的我够呛。他站在那儿呆呆地瞅着我，看着他凌乱的头发，破旧的衣服，我心里一阵发酸，连手套都没来得及戴，就赶紧带着新来的小护士把他带到浴室冲洗、理发、剪指甲、更换干净的衣服。我仔细地为他扣好每一粒扣子，弄好衣领，叠好裤脚。经过我们的工作，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新来的小护士问我：“姜老师，咱们给他洗完澡，理完发就得了，为什么您还那么仔细地给他翻衣领，叠裤脚啊？这对他有什么用，他根本不懂。”我对他说：“我们的工作可不仅仅是让他们健康地活着，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在这儿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难道我们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活得更有尊严吗？”

在这个岗位上我已经工作了17年，这么多年过去了，病人在我心里就是我的亲人。虽然有时我也会挨患者的打，但我心里明白，他们不是恨我。有的病人在幻觉下看到

我脸上有“蚊子”，那一巴掌呼在我的脸上。甚至有的会突然死死抱着我的胳膊，又拧又抓，大喊着：“你们这些妖魔不许害姜护士。”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他们在对我实施暴力，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在幻觉的支配下，为了保护我才这样做的，作为精神科护士的我不理解谁又能理解呢？我常常会想，如果让我身上的伤，可以换来他们的康复，那我真得情愿他们可以多打我一下，甚至多抓我一把。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打是亲，骂是爱”，这句话在我们精神科有了新的诠释！很多的患者家属都会写来感谢信，可我认为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把病人当亲人，病人也会把我当亲人。别看精神病人精神不正常，可谁对他好，他心里清楚着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个病人，用笔在墙上写了几个字：“以后就让我的姜大哥管我”，这句话可比什么荣誉都让我高兴啊！

说起白衣天使，大家想到的肯定是那些漂亮的女护士，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些男护士，也是白衣天使！我时刻牢记我们医院的宗旨：“一切为了病人，一切服务于病人”，为了这些不是亲人的亲人，我愿意为他们服务一辈子。

疏解整治见真情

徐鑫岩

我是来自国资公司的徐鑫岩，我宣讲的题目是：《疏解整治见真情》。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在咱们北京那可是头等大事，石景山区提出了年底前实现“基本无违法建设区”的工作目标。我们国资公司作为国资系统国有企业的排头兵，当然要打头阵，为了打好头阵，我们成立了“疏解整治小组”，我作为小组成员，更是感到责任重大。

在我们公司所属的双创园里，有一家制造焊锡材料的外资独资企业，企业老板是个新加坡人。当我告知他，他的企业属于低端产业需要疏解的时候，他立刻就急了，大声地说，“我1993年就入驻双创园了，跟石景山区也有二十多年的感情。再说，我每年都有近千万的税收贡献，现在怎么能赶我走呢？”我用平和的语气对他说，“不是赶您走，是疏解。”他说，“反正都是一样的啦！我的企业虽然是高耗能生产型企业，但是没污染，在其他国家没有高端低端之分，只要符合环保要求，就不是低端产业。”

看着又气又急的老板，我知道我可不能急躁，耐心地对他说，“高耗能虽然没污染，

但是会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你看现在咱们北京的雾霾多严重，向外疏解人口，也是为了改善北京拥挤的环境。这次北京市的疏解整治，可不是针对您一家企业。”“那我搬去哪啊？”看着老板的脸色有点缓和，我告诉他，“我们非常肯定贵公司对石景山区的贡献，我们可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贵公司的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对老板说的绝不是漂亮话，要做到平稳疏解，不能简单地清走企业，要换位思考，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后来，我们为企业联系了北京郊区、河北、天津的开发区供企业选择，并帮助协调税收和减免房租的优惠政策。最终，这家企业选择落户天津武清开发区，实现了两地业务的顺利对接。不久前，老板打电话来说，“感谢你们的真诚和一帮到底的负责，欢迎到武清来参观我的企业。”

一对一的清退谈判已经很不易了，我虽然有艰难的心理准备，可接下来信安大厦清退谈判的艰难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信安大厦的承租企业将大厦转租了35

家商户，当我们告知承租企业需要疏解整栋大厦的时候，承租企业人员说：“我同意将整栋大厦还给你们，可是现在大厦里有35家商户，我可没能力疏解，有1家商户不走，大厦就腾不出来。”面对这样的境况，我们立即决定，由我们直接面对35家商户，采取一户一策的方式开展清退疏解谈判。

这35家商户的诉求各有不同，有的提出不知去哪办公，我们就为他联系写字楼争取租金优惠价格；有的提出想注册在石景山区，我们就为他对接工商分局；有的说装修施工延期，我们马上赶赴装修施工现场，联系装修队加派工人。最终，我们的用心和服务感动了承租企业，承租企业也参与到我们的清退疏解谈判中，经过三番五次的拉锯战，终于我们与这35家商户签订了腾退协议。

就在最后一家商户腾退日期临近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商户老板却联系不上了，他的员工也都走了。我们只能使出最不愿使用的办法，那就是发短信告知他，根据腾退协议，我们有权利强制清空房屋。

当我们依法打开这家商户大门后，我愣住了，办公区根本就没整理，必须得马上找搬家公司才行。那天，我们与搬家公司一起，将每个工位编号、装箱、封存，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忙碌，终于在晚上九点钟，为这家商户搬完了家。几天后，那家商户老板找到我们，表示感谢并认了错。他说：“我在这办公时间长了，多少不想搬家，心里觉得别扭，本想耗一天是一天，所以给员工都放了假。没想到你们出钱又出力帮我搬完了家，还找来公证处全程进行监督，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不管怎么说，衷心谢谢你们。”

看着最后一家商户搬出信安大厦，我们确实感觉到疲惫。那段时间，我们一天不知要说多少话，跑多少路，下班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就不想起来，真累啊。可觉得欣慰，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圆满地完成了疏解整治的工作任务，在疏解整治中没有发生一起上访和对抗事件，为疏解整治提升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石景山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实现“基本无违法建设区”的目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